

書名 紅樓夢一百  
二十卷即一  
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  
京聚珍堂活  
字印本

# 卷一百二十

撰者 清 曹霑 撰，清 高頌 續，清 王希廉 評  
卷 一百二十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4  
編號 D8653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此的注意事項](#)

紅樓夢卷一

第一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

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

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成忽念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

識皆出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

悔又空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

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繡像紅樓夢

第一回

聚珍堂



紅樓夢卷一百一十九終

一百十三四回爲一段完結王鳳姐因果中間帶敘寶玉癡情甄府復職一百十五回至一百十七上半回爲一段敘惜春決志出家寶玉悟心幻境夾敘出兩寶玉相會一甄一賈性情各別及賈政扶柩回南完結各葬事一百十七下半回十八上半回爲一段寫賈璉出門賈環等乘間串賣巧姐一百十八下半回至一百十九回爲一段敘寶玉逃禪賈府蒙恩以便完結全部

紅樓夢卷一百十九終

紅樓夢卷一百二十

第一百二十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話說寶釵聽秋紋說襲人不好連忙進去瞧看巧姐兒同平兒也隨着走到襲人炕前只見襲人心痛難禁一晚氣厥寶釵等用開水灌了過來仍舊扶他睡下一面傳請大夫巧姐兒問寶釵道襲人姐姐怎麼病到這個樣寶釵道大前日晚上哭傷了心了一時發暈栽倒了太太叫人扶他回來他就睡倒了因外頭有事沒有請大夫瞧他所以致此說着大夫來了寶釵等略避大夫看了脈說是急怒



所致開了一個方子去了原來襲人模糊聽見說寶玉若不回來便要打發屋裡的人都出去一急越發不好了到大夫瞧後秋紋給他煎藥他各自一人躺着神魂未定好像寶玉在他面前恍惚又像是見個和尚手裡拿着一本冊子揭着看還說道你別錯了主意我是不認得你們的襲人似要和他說話秋紋走來說藥好了姐姐吃罷襲人睜眼一瞧知是個夢也不告訴人吃了藥便自己細細的想寶玉必是跟了和尚去上回他要拿玉出去便是哭脫身的樣子被我揪住看他竟不像往常把我混推混扯的一點情意都沒有後來待二奶奶更生厭煩在別的姊

妹跟前也是沒有一點情意這就是悟道的樣子但是你悟了道拋了二奶奶怎麼好我是太太派我服侍你雖是月錢照着那樣的分例其實我究竟我有在老爺太太跟前回明就算了你的屋裡人若是老爺太太打發我出去我若死守着又叫人笑話若是我出去心想寶玉待我的情分實在不忍左思右想實在難處想到剛纔的夢好像和我無緣的話倒不如死了干淨豈知吃藥已後心痛減了好些也難躺着只好勉強支持過了幾日起來服侍寶釵寶釵想念寶玉暗中垂淚自歎命苦又知他母親打算給哥哥贖罪狠費張羅不能不幫着打算暫且不表且說





賈政扶賈母靈柩賞蓉送了秦氏鳳姐鴛鴦的棺木到了金陵先安了葬賈蓉自送黛玉的靈也去安葬賈政料理墳墓的事一日接到家書一行一行的看到寶玉賈蘭得中心裡自是喜歡後來看到寶玉走失復又煩惱只得趕忙回來在道兒上又聞得有恩旨赦的旨意又接家書果然赦罪復職更是喜歡便日夜趲行一日行到毗陵驛地方那天乍寒下雪泊在一個清淨去處賈政打發眾人上岸投帖辭謝朋友總說卽刻開船都不敢勞動船中只留一個小廝伺候自己在船中寫家書先要打發人起早到家寫到寶玉的事便停筆抬頭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

裡面一個人光着頭赤着腳身上披着一領大紅猩猩氈的斗篷向賈政倒身下拜賈政尙未認清急忙出船欲待扶住問他是誰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來打了個問訊賈政纔要還揖迎面一看不是別人却是寶玉賈政吃一大驚忙問道可是寶玉麼那人祇不言語似喜似悲賈政又問道你若是寶玉如何這樣打扮跑到這裡寶玉未及回言只見船頭上來了一僧一道夾住寶玉說道俗緣已畢還不快走說着三個人飄然登岸而去賈政不顧地滑卽忙來趕見那三人在前那裡趕得上只聽得他們三人口中不知是那個作歌曰





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遊兮鴻濛太空誰與我遊  
兮吾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

賈政一面聽着一面趕去轉過一小坡倏然不見賈政已  
趕得心虛氣喘驚疑不定回過頭來見自己的小廝也是  
隨後趕來賈政問道你看見方纔那三個人麼小廝道看  
見的奴才爲老爺追趕故也趕來後來只見老爺不見那  
三個人了賈政還欲前走只見白茫茫一曠野並無一人  
賈政知是古怪只得回來眾人回舡見賈政不在艙中  
問了舡夫說是老爺上岸追趕兩個和尚一個道士去了  
衆人也從雪地裡等踪迎去遠遠見賈政來了迎上去接

着一同回船賈政坐下喘息方定將見寶玉的話說了一  
遍眾人回稟便要在這地方尋覓賈政歎道你們不知道

這是我親眼見的並非鬼怪况聽得歌聲大有元妙那寶

玉生下時啣了玉來便也古怪我早知不祥之兆爲的是

老太太疼愛所以養育到今便是那和尚道士我也見了

三次頭一次是那僧道來說玉的好處第二次便是寶玉

病重他來了將那玉持誦了一番寶玉便好了第三次送

那玉來坐在前廳我一轉眼就不見了我心裡便有些詫

異只道寶玉果真有造化高僧仙道來護佑他的豈知寶

玉是下凡歷劫的竟吐了老太太十九年如今叫我纔明



白說到那裡掉下淚來家人道寶二爺果然是下凡的和  
尙就不該中舉人了怎麼中了纔去買政道你們那裡知  
道大凡天上星宿山中老僧洞裡的精靈他自具一種性  
情你看寶玉何常肯念書他若略一經心無有不能的他  
那一種脾氣也是各別另樣說着又歎了幾聲衆人便拿  
蘭哥得中家道復興的話解了一番賈政仍舊寫家書便  
把這事寫上勸諭合家不必想念了寫完封好卽着家人  
回去賈政隨後趕回暫且不題且說薛姨媽得了赦罪的  
信便命薛蝌去各處借貸並自己湊齊了贖罪銀兩刑部  
准了收兌了銀子一節文書將薛蟠放出他們母子姊妹

弟兄見面不必細述自然是悲喜交集了薛蟠自己立誓  
說道若是再犯前病必定犯殺犯剮薛姨媽見他這樣便  
要握他嘴說只要自己拿定主意必定還要妄巴口舌血  
淋淋的起這樣惡誓麼只香菱跟了你受了多少的苦處  
你媳婦已經自己治死自己了如今雖說窮了這盃飯還  
有得吃據我的主意我便算他是媳婦了你心裡怎麼樣  
薛蟠點頭願意寶釵等也說狠該這樣倒把香菱急得臉  
脹通紅說是伏侍大爺一樣的何必如此衆人便稱起大  
奶奶來無人不佩服薛蟠便要去拜謝賈家薛姨媽寶釵也  
都過來見了衆人彼此聚首又說了一番的話正說着恰



好那日賈政的家人回家呈上書子說老爺不日到了王夫人叫賈蘭將書子念給聽賈蘭念到賈政親見寶玉的一段眾人聽了都痛哭起來王夫人寶釵襲人等更甚大家又將賈政書內叫家內不必悲傷原是借胎的話解說了一番與其作了官儻或命運不好犯了事壞家敗產那時倒不好了甯可借們家出一位佛爺倒是老爺太太的積德所以纔投到借們家來不是說句不顧前後的話當初東府裡太爺倒是修煉了十幾年也沒有成了仙這佛是更難成的太太這麼一想心裡便開豁了王夫人哭着和薛姨媽道寶玉拋了我我還恨他呢我歎的是媳婦的

命苦纔成了一二年的親怎麼他就硬着腸子都擻下了走了呢薛姨媽聽了也甚傷心寶釵哭得人事不知所有爺們都在外頭王夫人便說道我爲他擔了一輩子的驚剛剛兒的娶了親中了舉人又知道媳婦有了胎我纔喜歡些不想弄到這樣結局早知這樣就不該娶親害了人家的姑娘薛姨媽道這是一定的借們這樣人家還有甚麼別的說的嗎幸喜有了胎將來生個外孫子必定是有成立的後來就有了結果了你看大奶奶如今蘭哥兒中了舉人明年中了進士可不是就做了官了麼他頭裡的苦也算吃盡的了如今的甜來也是他爲人的好處



我們姑娘的心腸兒姊姊是知道的並不是刻薄輕挑的  
人姊姊倒不必耽憂王夫人被薛姨媽一番言語說得極  
有理心想寶釵小時候更是廉靜寡慾極愛素淡的說所  
以纔有這個事想人生在世真有一定數的走着寶釵雖  
是痛哭他端莊樣兒一點不走却倒來勸我這是真真難  
得的不想寶玉這樣一個人紅塵中福分竟沒有一點兒  
想了一回也覺解了好些又想到襲人身上若說別的了  
頭呢沒有甚麼難處的大的配了出去小的伏侍二奶奶  
就是了獨有襲人可怎麼處呢此時多也不好說且等晚  
上和薛姨媽商量那日薛姨媽並未回家因恐寶釵痛哭

所以在寶釵房中解勸那寶釵却是極明理思前想後寶  
玉原是一種奇異的人夙世前因自有一定原無可怨天  
尤人更將大道理的話告訴他母親了薛姨媽心裡反倒  
安了便到王夫人那裡先把寶釵的話說了王夫人點頭  
歎道若說我無德不該有這樣好媳婦了說着更又傷心  
起來薛姨媽倒又勸了一會子因又提起襲人來說我見  
襲人近來瘦的了不得他是一心想着寶哥兒但是正配  
呢理應守的屋裡人愿守也是有的惟有這襲人雖說是  
算個屋裡人到底他和寶哥兒並沒有過門路兒的王夫  
人道我纔剛想着正要等妹妹商量商量若說放他出去



恐怕他不愿意又要尋死覓活的若要留着他也罷又恐老翁不依所以難處薛姨媽道我看姨老爺是再不肯叫守着的再者姨老爺並不知道襲人的事想來不過是個了頭那有留的理呢只要姊姊叫他本家的人來狠狠的吩咐他叫他配一門正經親事再多多的賠送他些東西那孩子心腸兒也好年紀兒又輕也不枉跟了姐姐這會子也算姐姐待他不薄了襲人那裡還得我細細勸他就是叫他家的人來也不用告訴他只等他家裡果然說定了好人家兒我們還打聽打聽若果然足衣足食女婿長的像個人兒然後叫他出去王夫人聽了道這個主意狠

是不然叫老爺冒冒失失的一辦我可不是又害了一個人了麼薛姨媽聽了點頭道可不是麼又說了幾句便辭了王夫人仍到寶釵房中去了看見襲人淚痕滿面薛姨媽便勸解譬喻了一會襲人本來老實不是伶牙利齒的人薛姨媽說一句他應一句回來說道我是做下人的人姨太太瞧得起我纔和我說這些話我是從不敢違拗太太的薛姨媽聽他的話好一個柔順的孩子心裡更加喜歡寶釵又將大義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各自相安過了幾日賈政回家眾人迎接賈政見賈赦賈珍已都回家弟兄叔姪相見大家歷敘別來的景況然後內眷們見了不免



想起寶玉來又大家傷了一會子心賈政喝住道這是一定的道理如今只要我們在外把持家事你們在內相助斷不可仍是從前這樣的散漫別房的事各有各家料理也不用承總我們本房的事裡頭全歸於你都要按理而行王夫人便將寶釵有孕的話也告訴了將來了頭們都放出去賈政聽了點頭無語次日賈政進內請示大臣們說是蒙恩感激但未服闋應該怎麼謝恩之處望乞大人們指教眾朝臣說是代奏請旨於是聖恩浩蕩卽命陞見賈政進內謝了恩聖上又降了好些旨意又問起寶玉的事來賈政據實回奏聖上稱奇旨意說寶玉的文章固是

情奇想他必是過來人所以如此若在朝中可以進用他既不敢受本朝的爵位便賞了一個文妙真人的道號賈政又叩頭謝恩而出回到家中賈璉賈珍接着賈政將朝內的話述了一遍家人喜歡賈珍便回說甯國府筵收拾齊全回明了要搬過去權翠菴圈在園內給四妹妹靜養賈政並不言語隔了半日却吩咐了一番仰報天恩的話賈璉也趁便回說巧姐親事父親太太都願意給周家爲媳賈政昨晚也知巧姐的始末便說大老爺太太作主就是了莫說村居不好只要人家清白孩子肯念書能夠上進朝裡那些官兒這都是城裡的人麼賈璉答應了是



又說父親有了年紀況且又有痰症的根子靜養幾年諸事原仗二老爺爲主賈政道提起村居養靜甚合我意只是我受恩深重尙未酬報耳賈政說畢進內賈璉打發請了劉老老來應了這件事劉老老見了王夫人等便說些將來怎麼陞官怎樣起家怎樣子孫昌盛正說着了頭回道花自芳的女人進來請安王夫人問幾句話花自芳的女人將親戚作媒說的是城南蔣家的現在有房有地又有舖面姑爺年紀畧大幾歲並沒有娶過的況且人物兒長的是百裡挑一的王夫人聽了愿意說道你去應了隔幾日進來再接你妹子罷王夫人又命人打聽都說是好

王夫人便告訴了寶釵仍請了薛姨媽細細的告訴了襲人襲人悲傷不已又不敢違命呢心裡想起寶玉那年到他家去回來說的死也不回去的話如今太太硬作主張若說我守着又叫人說我不害臊若是去了實不是我的心願便哭得咽哽難鳴又被薛姨媽寶釵等苦勸回過念頭想道我若是死在這裡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壞了我該死在家裡纔是於是襲人含悲叩辭了眾人那姐妹分手時自然更有一番不忍說襲人懷着必死的心腸上車回去見了哥哥嫂子也是哭泣但只說不出來那花自芳悉把蔣家的聘禮送給他看又把自已所辦妝奩一一指給



他瞧說那是太太賞的那是置辦的襲人此時更難開口  
住了兩天細想起來哥哥辦事不錯要是死在哥哥家裡  
豈不又害了哥哥呢千思萬想左右爲難真是一縷柔腸  
幾乎牽斷只得忍住那日已是迎娶吉期襲人本不是那  
一種潑的人委委屈屈的上轎而去心裡原想到那裡再  
作打算豈知過了門見那蔣家辦事極其認真全都按着  
正配的規矩一進了門了頭僕婦都稱奶奶襲人此時欲  
要死在這裡又恐害了人家辜負了一翻好意那夜原是  
哭着不肯俯就的那姑爺却極柔情曲意的承順到了第  
二天開箱這姑爺看見一條猩紅汗巾方知是寶玉的了

頭原來當初祇知是賈母的侍兒亦想不到是襲人此時  
蔣玉函念着寶玉待他的舊情倒覺滿心惶愧更加周旋  
又故意將寶玉所換那條松花綠的汗巾拿出來襲人看  
了方知這姓蔣的原來就是蔣玉函始信姻緣前定襲人  
纔將心事說出蔣玉函也深爲歎息敬服不敢勉強並越  
發溫柔體貼弄得個襲人真無死所了看官聽說雖然事  
有前定無可奈何但孽子孤臣義夫節婦這不得已三字  
也不是一槩推委得的此襲人所以在又副冊也正是前  
人過那桃花廟的詩上說道

千古艱難惟一死 傷心豈獨息夫人



不言襲人從此又是一翻天地且說那賈雨村犯了婪索的  
案件審明定罪今遇大赦遞籍爲民雨村因叫家眷先行  
行自己帶了一個小廝一車行李來到急流津覺迷渡口  
只見一個道者從那渡頭草棚裡出來執手相迎雨村認  
得是甄士隱也連忙打恭士隱道賈老先生別來無恙雨  
村道老仙長到底是甄老先生何前次相逢覲面不認後  
知火焚草亭下鄙深爲惶恐今日幸得相逢益歎老仙翁  
道德高深奈鄙人下愚不移致有今日甄士隱道前者老  
大人高官顯爵貧道怎敢相認原因故交敢贈片言不意  
老大人相棄之深然而富貴窮通亦非偶然今日復得相

逢也是一樁奇事這裡離草巷不遠暫請膝談未知可否  
雨村欣然領命兩人攜手而行小廝驅車隨後到一座茅  
菴士隱讓進雨村坐下小童獻上茶來雨村便請教仙長  
超塵的始末士隱笑道一念之間塵凡頓易老先生從繁  
華鏡中來豈不知溫柔富貴鄉中有一寶玉乎雨村道怎  
麼不知近聞紛紛傳述說他也遁入空門下愚當時也會  
與他往來過數次再不想此人竟有如是之決絕士隱道  
非也這一段奇緣我先知之昔年我與先生在仁清巷舊  
宅門口敘話之前我已會過他一面雨村驚訝道京城離  
貴鄉甚遠何以能見士隱道神交久矣雨村道既然如此



現今寶玉的下落仙長定能知之士隱道寶玉卽寶玉也  
那年榮甯查抄之前釵黛分離之日此玉早已離世一爲  
避禍二爲撮合從此夙緣一了形質歸一又復稍示神靈  
高魁貴子方顯得此玉是天奇地靈煅煉之寶非凡間可  
比前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帶下凡如今塵緣已滿仍  
是此二人攜歸本處這便是寶玉的下落雨村聽了雖不  
能全然明白却也十知四五便點頭歎道原來如此下愚  
不知但那寶玉既有如此的來歷又何以情迷至此復又  
豁悟如此還要請教士隱笑道此事說來先生未必盡解  
太虛幻境卽是真如福地兩翻閱冊原始要終之道歷歷



生平如何不悟仙草歸真焉有通靈不復原之理呢雨村  
聽着却明白了知仙機也不便更問因又說道寶玉之  
事旣得聞命但是敝族潤秀如此之多何元妃以下算來  
結局俱屬平常士隱歎息道老先生莫怪拙言貴族之女  
俱屬從情天孽海而來大凡古今女子那淫字固不可犯  
祇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所以崔鶯蘇小無非仙子塵  
心宋玉相如大是文人日孽凡是情思纏綿的那結果就  
不可問了雨村聽到這裡不覺拈鬚長歎因又問道請教  
老仙翁那榮甯兩府尙可如前否士隱道福善禍淫古今  
定理現今榮甯兩府善者修德惡者悔禍將來蘭桂齊芳



家道復初也是自然的道理雨村低了半日頭忽然笑道是了是了現在他府中有一個名蘭的已中鄉榜恰好應着蘭字適間老仙翁說蘭桂齊芳又道寶玉高魁子貴莫非他有遺腹之子可以飛皇騰達的麼士隱微笑道此係後事未便預說雨村還要再問士隱不答便命人設具盤餐邀雨村其食食畢雨村還要問自己的終身士隱使道老先生草菴暫歇我還有一段俗緣未了正當今日完結雨村驚訝道仙長純修若此不知尙有何俗緣士隱道也不過是兒女私情罷了雨村聽了益發驚異請問仙長何出此言士隱道老先生有所不知小女英蓮幼遭塵劫

老先生初任之時曾經判斷今歸薛姓產難完劫遺一子於薛家以承宗祧此時正是緣塵脫盡之時只好接引接引士隱說着拂袖而起雨村心中恍恍惚惚就在這急流津覺迷渡口草菴中睡着了這士隱自去度脫了香菱送到太虛幻境交那警幻仙子對冊剛過牌坊見那一僧一道縹緲而來士隱接着說道大士真人恭喜賀喜情緣完結都交割清楚了麼那僧道說情緣尙未全結倒是那蠢物已經回來了還得把他送還原所將他的後事敘明不枉他下世一回士隱聽了便拱手而別那僧道仍攜了玉到青埂峰下將寶玉安放在女媧煉石補天之處各自雲



遊而去從此後

天外書傳天外事 兩翻人作一翻人

這一日空空道人又從青埂峰前經過見那補天未用之石仍在那裡上面字跡依然如舊又從頭的細細看了一遍見後面偈文後又歷敘了多少收緣結果的話頭便點頭歎道我從前見石兄這段奇文原說可以聞世傳奇所以曾經抄錄但未見返本還原不知何時復有此一佳話方知石兄下凡一次磨出光明修成圓覺也可謂無復遺憾了只怕年深日久字跡模糊反有舛錯不如我再抄錄一翻尋個世上清閒無事的人托他傳遍知道奇而不奇

俗而不俗真而不真假不而假或者塵夢勞人聊倩鳥呼歸去山靈好客更從石化飛來亦未可知想畢便又抄了仍攜至那繁華昌盛的地方遍尋了一番不是建功立業之人卽係餬口謀衣之輩那有閒情更去和石頭饒舌直尋到急流津覺迷渡口草菴中睡着一個人因想他必是閒人便要將這抄錄的石頭說給他看看那知那人再叫不醒空空道人復又使勁把他纔慢慢的開眼坐下便接來草草一看仍舊擲下道道事我已親見盡知你這抄錄的尙無舛錯我祇指與你一個人托他傳去便可歸結這一新鮮公案了空空道人忙問何人那人道你須待某年



某月某日某時到一個悼紅軒中有個曹雪芹先生只說  
賈雨村言托他如此如此說畢仍舊睡下了那空空道人  
牢牢記着此言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果然有個悼紅軒  
見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裡翻閱麼來的古史空空道人  
將賈雨村言了方把這石頭記示看那雪芹先生笑道果  
然是賈雨村言了空空道人便問先生何以認得此人便  
肯替他傳述曹雪芹先生笑道說你空空來你肚裡果然  
空空就是假語村言但無魯魚亥豕以及肯謬矛盾之處  
樂得與二三同志酒餘飯飽雨夕燈牕之下同消寂寞又  
不必大人先生品題傳世似你這樣尋根究底便是刻舟

求劍膠柱鼓瑟了那空空道人聽了仰天大笑擲下抄本  
飄然而去一面走着口中說道果然是敷衍荒唐不但作  
者不知抄者不知並閱者也不知不過遊戲筆墨陶情適  
性而已後人見了這本傳奇亦曾題過四句爲作者緣起  
之言

說到辛酸處 荒唐愈可悲

由來同一夢 休笑世人癡

評曰

襲人病中一夢已有出嫁之念所以薛姨媽一勸卽  
肯聽從



賈政若不於途次舟中親見寶玉聽見歌詞則到家之後豈有不竭力找訪生出無限筆墨支離必得如此見聞方可了悟因緣付之度外文章固善於歸結亦可見良工苦心

寶釵有孕惜春住櫳翠菴巧姐許字周家及賈赦居村靜養俱隨筆補明簡而不漏

襲人與蔣玉函前緣已定卽果真要死亦斷不能死况襲人如果願死則尤三姐司棋鴛鴦等登時可死何必轉輾思量躊躇不決自古忠臣義士俠客烈婦俱一念已決立時就義若一有轉念便不能死作者

說襲人懷必死之心是憐愛襲人故爲庇護

甄士隱說寶玉卽寶玉已將實事明明說破讀者自當領會甄士隱又說榮甯查抄之前釵黛分離之日此玉早已離世一爲避禍二爲撮合等語按榮甯查抄係一百五回之事則一百五回以後所敘賈寶玉之事俱係空中樓閣細釋寶玉之出走當在通靈走失元妃薨逝後賈母將寶玉移出大觀園卽爲釵黛分離之日看來元妃薨後賈府已有不好消息所以寶玉卽避禍出走至所云避禍顯而易見所云撮合不知撮合何事作者旣諱而不言讀者姑置闕疑可



也

甄士隱說福善禍淫蘭桂齊芳是文後餘波勸人爲善之意不必認爲真事

了結香菱簡淨跳脫又是一樣文法

第一百二十回一大段應分四小段賈政回家陞見奏明寶玉情事實給文妙真人道號爲一段了結寶玉因果卽帶敘薛蟠贖罪回家香菱扶正自甯府收拾齊全至襲人嫁蔣玉函止爲一段完結襲人因緣并巧姐許字自賈雨村遇見甄士隱至士隱拂袖而起爲一段說明寶玉去來原委自雨村睡熟草巷至

末爲一段作者自述作紅樓夢爲遊戲筆墨掃空一切爲更進一層之意

紅樓夢卷一百二十終

蕭象工叢書

第一百二十回

十八

聚珍堂







